

◎ 肿瘤病房 (下)

□ 李俊涛

第三天早晨，年轻女子又一次清醒的时候跟父母说：“让俺哥来吧。”

上午十点多，老人的大儿子过来了。他跟我年纪差不多，在建筑行业做项目经理，晒得黑红，头发已经花白了。他比妹妹大十多岁，说妹妹从小是他抱大的。他让父母回去休息，打湿了毛巾轻轻地给妹妹擦脸，用纸巾把妹妹凸起的牙齿一点点擦得很干净。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一直保持着微笑，无限柔情地看着病床上的妹妹，仿佛她还是从前那个总喜欢缠着他的小姑娘。

年轻女子说：“哥，我快要死了。”他说：“你放心吧，家里有我呢。”

年轻女子睡着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唉，这两年我净是办这些事。办了老二的事，父母还没缓过来呢，现在又要办妹妹的事了。妹妹的事办完，我准备带两个老人去旅游、散散心。老

家我是不让他们回去了，让他们跟着我。我有两个孩子，看着孙子、孙女，他俩才会把我弟弟、妹妹忘一会儿。”

老汉说过，女儿看病的钱大部分是大儿子出的，女儿的房卖了，能填补医疗费用的空缺，剩下的也就那辆车了。

老汉的大儿子中午没吃饭，一直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妹妹。妹妹偶尔醒来时，他就笑着和她说话。人不是到了中年就有了中年的状态，中年的沉稳平静是生活打磨出来的，当生命中不断有东西无法挽回地失去，我们就渐渐有了一张波澜不惊的脸。

黄昏时分，年轻女子陷入昏迷中再也醒不过来。她“啊”的一声，吃力地往外吐一口气。那声音在病房里碰撞回荡。她哥哥跟医生交流后，给她买回了寿衣。

我问母亲怕不怕，要不然找护士给我们调个床。母亲说：“不怕，怕啥呀。”我也一点儿不怕。母亲患病7年

了，我们共同闯过了好几次鬼门关，心在生死线上煎熬过几次，经历过极度的绝望和崩溃，真的是什么也不怕了。

死亡有时是一瞬间的，有时却是艰难漫长的。年轻女子的吐气声持续了一夜。母亲睡着之后，我在她身边的行军床上也躺下了。母亲说我睡得很香，鼾声如雷。

第四天早上，年轻女子的吐气声仍在持续，只是微弱了许多。老汉和老太太来了，老两口儿知道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。老汉不说话，一直默默地流泪，老太太捧着女儿的脸哭了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妞，你真不要妈了，你真不要妈了……”年轻女子的哥哥劝老汉陪着老太太回家。

年轻女子在下午四点多钟停止了呼吸。当时，她哥哥靠墙坐着，疲惫得睡着了。我忽然感觉空气中少了点儿什么，过了片刻才发现年轻女子没了动静，过去叫醒了她哥哥。他去叫医生，

我看见年轻女子的脸变得平静舒展，所有的痛苦和焦灼都逝去了。不过，她的眼睛睁着，只是眼球没了黑白，变成了灰蒙蒙一片。

医生过来了，测了年轻女子的心跳和脉搏，然后记下了一个时间。护士来了，拔掉了年轻女子身上所有的管子，她昏迷时多次想要拔掉这些管子，家人只好绑住了她的双手。现在，她终于自由了。

年轻女子的哥哥迅速给她换上了寿衣。她没有穿上想穿的白裙子，中原地区的丧葬礼仪不允许。哥哥一边换衣服一边对她说：“妹妹，白裙子我烧给你。”那套寿衣里外共五件，最外边的是桃红色的唐装，花团锦簇。我曾想过过年时做一套唐装穿，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最近见到的几个逝者，都是穿着唐装。哥哥抹了妹妹的眼睛，用一块儿纱巾蒙上了她的脸。这个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了，扭过脸抽泣起来。从此以

后，妹妹将只存在于他的回忆之中，兄妹三人只剩下他一个了。

殡仪馆的车很快就来了，哥哥抱着妹妹把她放进了那个锦缎装饰的长盒子里。他又回来跟我和母亲告别，向我们表示感谢，说给我们添麻烦了。他让护士通知清洁工清理病房里的物品，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。他前一天跟我说卖了妹妹的房子，这座城市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来了。我跟他他说：“节哀，照顾好两个老人。”

清洁工迅速把年轻女子的遗留物品清了出去，擦了桌子拖了地。护士给那张病床换了一套新床单、被褥，洁白平整。

第五天上午，一个新的病人搬了进来。之前护士跟我和母亲交代，不要跟新搬进来的病人说这张床上刚死了人。他们说：“放心吧，不说。”

其实，说不说大家都清楚，肿瘤病房的哪张病床上没死过人呢。



总第一三二二期

浅秋

□ 念小雨

噙着雨水的阳光
正穿过八月的指缝
一片叶子
尾随着脚尖
一些凉
从浅浅的秋意上站起
斜阳的余晖
被摺在草地上
未做任何挣扎
三月的故事
只能讲到八月
可不知如何
才能抛掷
对一些情节的惦念
终究还是沉溺
这一段光阴
经年之后
我会在这里
晾晒曾经的暖

与虫共眠

□ 谢杰

躺在广袤的大地上
虫声 蛙声 谷物生长的声音
交织成一首催眠曲
月亮升起又落下悄然
几只小虫钻进了我的裤脚
我的身体是辽阔的田野
对于它们而言
就如我此刻
趴在大地某个角落
虫们奔走相告
它们发现了一个温暖的新家园
声音微弱得近乎虚无
可怜的小虫子们
我认识你们其中的谁呢
我该如何与你们一一握手
满怀歉意的道别呢
大地是你们永恒的归宿
年度一年的虫鸣
是你们永恒的存在
而我只是一只
面朝黄土
没有叫声的虫

相约秋天

□ 于佳琪

秋天高云淡的日子里
一片云的心事
被秋风吹远
这个季节
大地诗兴大发
随处可见
金灿灿的句子
挂在墙上的镰刀
不再沉默
在父老乡亲们的守望里
劳动的号子被擦得雪亮
收割秋天最美丽的心情
在秋天丰收的舞台上
稻子变成了诗人
正在表演诗朗诵
金灿灿的句子
喷洒而出
高粱变成了新娘
正在梳洗打扮
被美丽的秋天迎接
玉米扮成了哨兵
列队守卫着成熟
守卫着希望

◎ 放羊

□ 吉兴甫

“从小卖蒸馍，啥事都经过。从小卖红薯，啥事难不住。”这句话对我来说，咋形容都不为过。我这一生，放过猪，放过羊，放过牛，割过草，拾过柴，溜过红薯，担过山，耕过地，学过编织，当过木工、泥瓦工，吹过笛，画过画，当过兵，修过飞机，坐过机关。如今，我成了本地小有名气的作家、诗人。

“放羊娃，扛长鞭，赶羊西坡和南山。渴饮河沟水，饥掘地瓜窝……”这是当年我放羊生涯的真实写照。那时，放的羊主要是生产队里的羊，自家很少养羊。在挣工分吃饭的年代，为了给家里多挣几分，我9岁开始给生产队放羊。放羊的有两个人，那个年纪稍大点儿的，放一天羊生产队给他记8分，我放一天羊记5分。放羊以他为主，我为辅，我跟在羊群后面帮忙赶羊。我记得那群羊最多时有六七十只。

放羊一般在空旷有草的地方，如山坡、河沟、堤堰等，我们大多在山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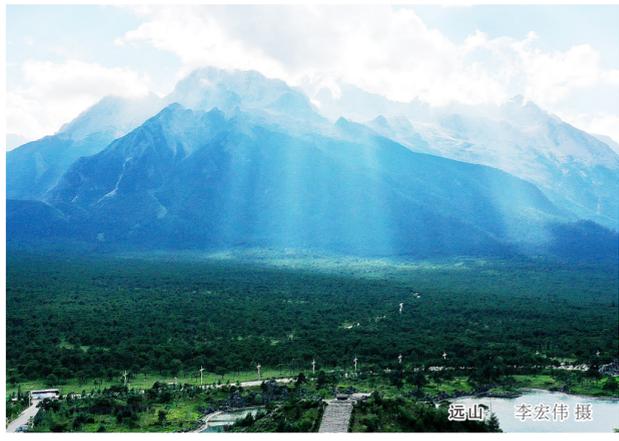
上放。放羊给放牛不一样，放羊是赶着放，放牛是牵着放，不牵住怕牛乱跑。后来，我写了两首有关放羊的诗：“晌午羊群上西坡，羊儿吃饱日头落。长鞭一挥震天响，口哼小曲牧羊歌。鞭敲羊群咩咩叫，即下西坡又过河。过河须得头羊领，到家恰好日头落。”我还写过一首《阮郎归·牧羊》：“避风避雨南岗去，朝暮日复日。长鞭驱赶咩咩叫，下坡日偏西。头羊领，羔羊随，大群尔后追。牧羊人凌空挥长鞭，口哨牧羊曲。”

鞭儿响，羊儿跑，羊群分散满坡找。夕阳西下，我们赶着羊下坡，头羊领群。每次在下坡之前，我都要对羊进行清点。清点也是有技巧的，用鞭杆将羊群拨开，一杆一杆数，一杆叫一标。这样又准确又清楚。你们谁知道，放羊为什么要用长鞭呢？长鞭的用处：一是鞭杆容易赶羊，二是鞭杆能让野兽远离羊群，三是便于清点羊数。顺便说一下，公羊与母羊的区别。公羊的称谓有羝、羸、羯，也称种羊。羯是指阉割过的公羊，它没有配

种的能力。公羊头上一般长有宽大而弯曲的角，还长着长长的胡须。母羊不长角，头上光秃秃的，这是与公羊最明显的区别。

人们常说，不吃羊肉却惹得一身膻。我觉得这说的就是牧羊人。牧羊人除放羊外，白天还得对羊圈进行打扫，用黄土在羊圈内垫上一层，以便积肥。牧羊人整天和羊打交道，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顿羊肉，闻起来身上却总有一股子膻味。

提起放羊我记得有几件趣事，且印象很深。一次，我们正准备赶羊下坡，突然一只母羊临产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们只有耐心等待，眼看着母羊将小羊生下来。待胎盘脱落，我用衣服将小羊裹住，抱在怀里下坡。我还有幸看到了公羊打架。公羊打架往往是为了母羊，为了争夺支配权打。一天，两只公羊为了争一只母羊，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整整打了半天，你来我往，羊角击打得啪啪作响，满头是血。还有一次，我们赶着羊回生产队，路过一条小河，河水湍急，不知怎的，一只



小羊掉到了河里。我看见后，立马跳到河里救羊。由于水流湍急，我和羊被冲走了。我紧紧地抱着小羊，被冲很远才找机会爬上岸，弄得我们浑身湿漉漉的。

◎ 疯奶奶

□ 姚绍

疯奶奶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老太太。

那时候，村子里的老太太大都是小脚，尖尖的脚板压扁了的桃子，走起路来像踩高跷，样子滑稽又可笑。疯奶奶却是大脚板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别的老太太说话低声细语的，她说话高腔大口的，有时还夹着一些脏话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村里人都叫她疯奶奶，习惯了，以至于很多人都忘了她的名和姓。夏季天热的时候，她敢敞着怀坐在门楼下乘凉，露出干瘪的长长的奶子，人们看见了都会嬉笑着掩面而过。

疯奶奶有不少绝活儿。据说，她的发髻里藏着一根银针，那根针可厉害了！村里要是谁害眼了，找到疯奶奶，她在对方的眉宇间、眼尾处用针扎几下，再用拇指与食指挤几下，挤

出几滴紫血，眼病很快就好了。要是谁头疼了，疯奶奶就会在对方的太阳穴处扎几针，用火罐一拔，马上就不疼了。还有腰疼、腿疼，谁家的孩子吓掉魂了，她都能治，且不要一分钱。

但是，我很恨疯奶奶。

我小时候身体弱，成天病恹恹的。有一天，疯奶奶到我家来，刚落座就把我拉进她怀里，先翻看了我的眼皮，又掰开我的嘴巴看了一番，然后对母亲说，这孩子有食气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便从脑后的发髻上取出那根寒光闪闪的银针，吓得我像杀猪一般号叫起来，奋力挣扎。可我被她用两条腿牢牢夹住，丝毫动弹不得。她掰开我的食指与拇指，用针尖扎我的虎口处，又扎我的食指尖，所扎之处，都渗出了米粒大小的血珠。完了，她把银针插回发髻，用手指沾了些唾沫，捏住我的虎口等了一会儿，松开她

的大腿，说：“疼吗？滚吧！大哭大叫的，算什么男子汉。”

母亲在一旁心疼得直抹眼泪，我在心里暗暗骂疯奶奶：“老妖婆，你扎自己的手，看疼不疼！”

事后，我总想找机会报这针扎之仇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一天放学后，狗蛋儿、石头、二孩儿和我在街上捉迷藏，跑到疯奶奶家门口时，见她家的大门上挂着锁，心想她家里一定没人。我们扒着院墙往里一看，见那棵大杏树上挂满了圆滚滚的青杏，把树枝压得弯弯的。我说：“咱们偷她家的杏吧，那天她扎我的手，快把我疼死了。”狗蛋儿说：“她也扎过我的手，我也恨死她了。”石头说：“那天她让我喝生鸡血，还弄了我一脸鸡毛，我想杀了这个老妖婆。”

真是同仇敌忾，不偷不能解气。

说话间，我们争先恐后地翻过院墙，爬上了大杏树。当我们正摘得起劲的时候，大门突然打开了，疯奶奶就站在树下。我们一时都傻了眼，乖乖地顺着树干溜下来。疯奶奶让我们站成一排，又从发髻上取出银针，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，问我们怕不怕。那银针扎手上，疼得要命，谁不怕？她让我们一人捡起一个青杏吃掉，挨个儿问我们好不好吃。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好吃，她问咋不好吃。狗蛋儿说酸，石头说涩，二孩儿说苦，就我低头不语。疯奶奶说：“就你小子犟，这次饶你们一回，敢再来偷杏，我把你们的屁股扎出洞。滚吧！”

我们溜烟儿似的跑了。

那次回家后我挨了骂，我觉得是疯奶奶告了我们的状。

五月的金风一吹，漫山遍野的麦子都黄了。开镰割麦的头天晚上，月光皎洁，疯奶奶来了。我一眼便看见

她手里端着的那筐子金灿灿的杏。疯奶奶说，她家的麦黄杏熟了，每家都多少分点儿，尝尝鲜。

那年我要去县里上中学了，这在我们村是一件喜事，之前我们村还没出过中学生。临走的前一天，疯奶奶来到我家，当着我的面，小心翼翼的解开一个小布包，从里边拿出10个煮熟的鸡蛋和毛票攒的3块钱。母亲高低不要，疯奶奶说：“这孩子我从小就看他能成才，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，你就收下吧，给孩子买点本子什么的，说不定以后我还能沾这孩子的光呢！”

到外地工作后，我有时会想起疯奶奶。那年春节回老家，我特意给疯奶奶买了礼物，可到家后听说她去世了。我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疯奶奶没有沾我的一点点光，实在是件憾事。

◎ 蛐蛐声声秋浅浅

□ 思佳

一场秋雨过后，夜凉如水。窗外蛐蛐的轻鸣，一声接着一声，像一股清澈的山泉，缓缓地流进我的心田。

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听蛐蛐不急不躁的歌唱。没有蛙鼓那么喧闹，没有蝉鸣那么张扬。蛐蛐的叫声，如情人间的耳语，细碎温柔；似青石上的流水，清新悦耳。

几只远近不同的蛐蛐，像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，演奏着一首温馨和谐

的小夜曲。领唱的，声音短促响亮，像舞台中央信心满满的大腕儿；伴唱的，不紧不慢，一声连着一声，似有若无，和声动听。还有在旁边朗诵的，一字一句，抑扬顿挫。

月光澄澈。在蛐蛐的浅唱低吟中，我不由自主地念出了“西窗独暗坐，满耳新蛐声”的诗句。我的心，不知不觉地便飞回了故乡……

土砖青瓦的小院。院墙根儿，瓦砾堆，瓜架下，草丛中，一群晒得黝黑的乡下孩子，翻墙掏瓦，扯藤拔草，仔

细搜寻着蛐蛐的踪迹。受惊的蛐蛐，“唧”的一声蹿出，一蹦三尺高。眼疾手快的小伙伴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早将蛐蛐罩住。然后，手举轻挪，小心翼翼，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将蛐蛐收入囊中。如果捉到的蛐蛐，头大腿长威武雄壮，就被封为“王”。有不服气的，就将自己的蛐蛐放进木盆中，和“王”争斗一番。在众人的围观中，两只身强体壮的蛐蛐摆好架势，昂首瞪足，怒目相向。用草茎轻轻一拨，蛐蛐立马跃起，扑向对方。“哎！哎！哎！”使劲！

使劲！使劲！”在一片叫喊声中，两只蛐蛐你来我往，撕咬弹跳，斗得难解难分，直到一方体力耗尽，或断胳膊少腿，不能再战，才见分晓。胜者振翅鸣叫，得意洋洋；败的偃旗息鼓，郁郁寡欢。拥有一头“蛐蛐王”，是儿时最大的快乐。

“蛐蛐叫，秋天到。”初秋田野，芝麻扎起了麻花辫，高粱一脸绯红，像羞答答盼着新郎迎娶的大姑娘，黄豆即将分娩，怕一笑肚子圆滚滚的小宝宝就会蹦出来。稻谷黄成一片，习

习秋风送来稻香阵阵。我闭上眼，仿佛嗅到新米的味道。

门前的打谷场上，父亲拉着石碾碾了又碾。院子里的葡萄架上，挂着磨得锃亮的镰刀。我依在母亲身旁，边摘边吃刚从地里挖回来的花生……

今夜，循着蛐蛐的叫声，我又回到秋意浅浅的故乡，回到青瓦土墙的老屋。没有车辆的喧嚣，没有市井的吵闹，只有小小的蛐蛐，把一茎草当成琴弦，在静夜里轻拨慢捻，弹奏出田园诗意的清欢。